

外 国 恐 怖 探 案 小 说

森林死神

〔法〕 布里吉特·奥贝尔著 郝宪晶 译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森林死神

〔法〕布里吉特·奥贝尔 著
郝宪晶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森 林 死 神

〔法〕布里吉特·奥贝尔 著

郝宪晶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 - 80605 - 463 - 4/I · 420

定价：9.90元

内 容 简 介

海伦 16 岁时被酗酒、粗暴的父亲强奸，生下一个儿子。孩子长到 8 岁时，被两名吸毒青年折磨致死，她精神受到刺激，在三次自杀未遂后的精神治疗过程中遇到正在进行戒毒治疗的托尼，相同的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婚后海伦生下维吉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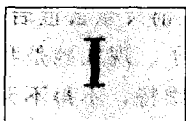
由于托尼酗酒，海伦又认识了丧妻不久的银行职员保尔，便坠入情网。为了摆脱托尼，她杀死本街区一名儿童，嫁祸于托尼，托尼被判刑。海伦携维吉尼和保尔及其子雷诺迁到伊夫林省一小市镇居住。她坚信用相同年龄儿童的各个部位或器官组合起来便可使心爱的儿子复活，于是开始策划实施一系列凶杀，五年内杀害六名儿童，并取下他们的眼球、头皮头发、双手、心脏和生殖器等。

托尼利用假释逃跑，从马赛追踪而来，在斯特凡的工地找到一份工作，并冒充伊萨尔局长开始案情调查。

海伦为了嫁祸他人，毒死索菲，杀死斯特凡，并制造斯特凡自杀假像，然后又打死保尔，打伤伊维特和托尼，并准备把他们和艾丽丝等人烧死，结果自己未能逃脱死亡的下场。

人固有一死。
死亡像影子一样与人息息相伴。

—— 谚语



天下着大雨。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玻璃窗。我听见阵阵大风吹得门窗瑟瑟发抖。伊维特在忙碌，她关上窗户，插上插销。过一会儿， she 会把晚饭给我送过来。我一口也不想吃，我不饿。她会劝我，会发火，会对我说：“算了。艾丽丝，别想不开，多少吃一点东西，以恢复体力。”笑话，我所支配的唯一的体力仅是保持我内脏管道系统的畅通。至于其他，我连自己的轮椅都无法转动。我现在是人们所说的四肢瘫痪。我不仅失去了四肢的作用，还得了个“大满贯”：中止了图像和声音。眼下，我的所有“节目”暂停播出，成了哑巴和瞎子，四肢又无法行动。一句话，我是一个植物人。伊维特过来了。我听到她急匆匆的脚步声。

“该吃饭了！”

通常的晚饭是蔬菜和富有蛋白质的粥，她用小勺把粥喂进我的嘴里。粥太烫，我尽力躲开。我想，伊维特已经恼火

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她圆圆的脸，白白的皮肤和一头金发。她是铁路工人的遗孀，60多岁了，但仍腿脚灵便，身板硬朗。伊维特为我家工作马上就30年了。对我母亲，她比我还记的清楚。的确，妈妈“上天堂”时我才5岁。7年前父亲去世后，我便来到这里生活，伊维特继续为我整理房子。现在她是我的保姆。护士教给她如何照顾我。可怜的伊维特，不得不天天给我洗脸、喂饭、擦澡，她大概无数次地盼望我死掉。我同样，我也无数次地盼望我死掉。

我寻思天是否黑了。现在是五月末，我记不清在这个季节是7点还是8点夜幕降临。我也不能问伊维特，不能向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我的中枢神经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

那是去年秋天发生的事，当时我在爱尔兰度假，和贝诺瓦在一起。1994年10月13日。我还记得，那天他穿一条海蓝色的长裤，一件羊毛套衫和蓝网球鞋。我穿着牛仔服，白翻领，崭新的白色篮球鞋。现在，我脚穿拖鞋，几乎始终不离睡衣。至于睡衣的颜色嘛，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和贝诺瓦度假，一直来到北爱尔兰，来到贝尔法斯特的巨人大街。这天早晨，在贝尔法斯特，我们准备到银行去兑换银行支票。我记不清这天我背的是哪个挎包。是蓝色皮包还是彩色背包呢？就是这类细节使我疯狂。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没有记住！现在我是多么需要图像呀！

总之，我们俩来到银行，我推开玻璃门。就在这时，距我们10米远有一辆装有炸弹的汽车发生了爆炸，司机当场死亡，另外还有四个行人，其中有贝诺瓦。首先我听到的是爆炸声，一声巨响，同时是被扔进火炉的感觉。贝诺瓦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倒在地。我们被卷进金属和玻璃碎片的漩涡

之中。我看到汽车在爆炸，听到喊声，但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相信这件事竟会落在我艾利丝·安德利奥利的头上。人们呼喊着我看到一块玻璃碎片穿入贝诺瓦的咽喉，血流如注——当时我意识到这是血吗？我也大声呼喊。什么东西砸在我的头上，我闭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将近两个月我都处于昏迷状态。当我苏醒过来时，已经回到法国巴黎。一段时间过去，我才明白，目前的处境不是暂时的。我不会很快地恢复光明，站立起来。我已经不能同医生护士交谈了，只是在听他们讨论时，我才意识到我目前伤势的严重性。我不愿相信此事，然而……

医生们给我做了一大堆检查后认定，尽管我的脊髓没有遭到不可救药的损害，但是我的运动中枢受到严重创伤。“运动皮层……小脑协调中枢……可能处于紧张症状态……”。总之，我的身体出了故障。至于我的眼睛，诊断是相同的：视神经未受损伤，但大脑的某部分可能被触及，医生们不能确定将来我是否能够恢复视觉。他们不敢肯定我能否听见或理解别人对我说的话，于是，他们对我说话就好像对痴呆人说话一样。所有的人都和他们一样，只有伊维特坚信我还具有理智，终有一天，我会像拉扎尔的复活一样，从轮椅上站立起来……

就这些。我36岁，我喜欢滑雪，打网球，徒步行走和游泳。我热爱阳光、散步、旅行和爱情小说。说到爱情……现在我把自己深深地埋在心中，每天都祈祷着最终完全的死亡。

当我听到伊维特在我周围忙着干活时，便经常想起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的一部影片。一个可怜家伙，像我一样，但比我更惨，被截掉了双臂和双腿，只剩下一段失明、失声的

躯体。他试图和他的护士交流，以便说服护士把他杀死。贝诺瓦和我差点没落下泪来。我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舒适地坐在沙发里，美酒伸手可及，随时准备为他人的不幸伤心落泪。

伊维特训斥我，我试图把饭吞咽下去，这太艰难了。每天我都思忖，为什么我身上的某些肌肉能够运作，而另一些则不行；为什么我的心脏继续供血，我的神经元能继续思维；为什么我的皮肤对抚摩还极其敏感，并能颤抖。自从我清醒过来以后，每天都把意念汇集向一个目标：活动。活动，活动，再活动。两个月前，我成功地眨动了眼皮，上个月又成功地翘起了左手食指。我还能摇头，但那只不过是主观无法控制的毫无条理的晃动。我的医生雷波说，这是我巨大的进步，他马上要去滑帆板。雷波可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他认为我将来的位置是在专门研究院里的一所无菌培养室，为植物人而设的电子控制的“菜园子”。

晚饭结束后，伊维特收拾餐桌。她打开电视机，去洗餐具。电视正在播送新闻节目：“布尔·昂布列斯一台塔吊倾倒，砸毁一座大楼。”汽笛声、喊声和评论。主持人激动的话音。还有更好的：里尔警察的污点。“由于一起汽车盗窃案，一名非洲青年惨遭殴打……内务部长……”为什么当时我们要呆在这家倒霉的银行门前？命运到底存在不存在？“在伊夫林省，警方始终在搜寻小米谢尔·马斯奈……”如果我命中注定是这样的话，我怎么去承受呢？抱怨有什么用？“亚速尔群岛上的高压气旋……”接着是声音洪亮的广告。我听到热情洋溢的声音在吹嘘尿布、席梦思床垫、洗涤剂、汽车、卫生纸、电池、香水、奶酪和速冻食物的优点。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遥

远。伊维特选择的节目开始了：关于毒品和校内犯罪问题的辩论。我虔诚地聆听着。

辩论结束了，谁也没有和谁达成共识，但大家都互相祝贺。伊维特叹口气，把我推到我的卧室，把我搬上床。明天，按摩师该来了。她将伸展我僵直的四肢，擦上油，无休止地按摩，并询问我有什么感觉。我是无法回答她的。

“晚安。”伊维特对我说。

不管平安不平安，我眼前永远是漆黑一片。

早晨，伊维特带我去超级市场。自从天气凉爽以来，每逢星期六都是这样。超级市场不算远，她推着我的轮椅步行到那里去。好心的伊维特坚持把我当作有思维的人。还有，幸运的是我能坚持坐下来。我高兴地感受到太阳照在我脸上，听到小鸟歌唱，汽车鸣笛，小孩欢叫，闻到排气管的汽油味和新剪草坪的芳香，揣摸着我周围骚动的和五彩缤纷的世界。伊维特给我戴了一副墨镜。她声称太阳会伤害我的眼睛。我认为，这是为了不让我痴呆的目光吓着了孩子们。伤害我的眼睛……明明是为了他们能够使用眼睛的人！有的时候，我心里开玩笑说，我最遗憾的是不能照镜子看看自己。这无关紧要。可是我是不是还那么漂亮？头发梳得是否得体？我对伊维特的本事并不抱多少信心。

伊维特把我推到一棵大树旁，这是她对我这么说的。这儿非常僻静，距看门人不远，以免一些小流氓突发异想来绑架我。“一位美丽动人的瘫痪姑娘被一帮小街痞强暴”——我已经拟好了新闻标题。伊维特进商店买东西，我耐心等待。人们就天气、选举、失业等话题交换看法。在成为植物人之前，

我经营着一家小影院，叫特里亚农影院，位于新建城区入口处，内有三个修葺一新的放映场，这些都是爸爸的遗产。我在这里发展了一处艺术和试验的领域，使我有机会多次应邀参加电影节，并能经常去巴黎。电影、戏剧，现在都结束了。不，我不应该又对自己同情怜悯。

什么东西落在我的手上，湿乎乎的。我听见头顶上的咕咕声，是讨厌的鸽子。想到掉在我手上的鸽粪使我恶心。我对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无法忍受，对这种无能为力无法忍受……

“为什么你不擦一擦？”

有人对我说话，是一个孩子羞涩的声音。我当然什么也不能回答。

“夫人！有只鸽子在你身上拉巴巴。”

孩子大概寻思我为什么不吱声。他走过来。我听到他的呼吸声更近了。

“你病了吗？”

这孩子真有洞察力！我聚集起我全部意念，抬起食指。

“你不能说话吗？”

对，我不能说话。我又抬了抬食指。我甚至不知道孩子是否有所觉察。

“我叫维吉尼。”

是位小姑娘！当然，我还没有练就盲人超常的听觉。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小手。她在做什么？啊，她在擦我的手，我感觉接触到一块手绢或纸巾。

“我给你擦擦手，夫人。你住在附近？”

我抬抬食指。

“当你抬起食指时，意思表示‘是的’？”

我抬抬手指。

“我也住在附近，我和爸爸来这里买东西。他不愿意我同生人说话，但是你不同，你是残废人。你发生事故了？”

我抬抬食指。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与人交谈。我心里寻思她几岁了。

“我爸爸他在银行工作。我妈妈她是图书管理员。我，我上小学，在夏米依小学。我7岁了。你愿意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吗？”

我沉思着抬抬食指。她7岁了，她的面前是一片锦绣前程。说实在的，我7岁时，曾经发誓要干一番大事业……

“从前，有一个男孩叫维克多。他是烟草商的儿子。他很坏。可是一天，他死了，死在树林里了，就是大人们禁止他去散步的那个树林。”

她在说些什么？

“警察来了，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在维克多以后，森林死神又抓住了夏尔-埃利克，邮局里一位太太的儿子。有人在顺着火车的树丛中发现了，他也是浑身是血。警察来了，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是雷诺。从昨天晚上起，死神又在河边抓住了米谢尔。”

这个孩子疯了吗？竟能编出这么一套故事来！她靠在我的手臂上，轻声对我说：

“我知道是谁把他们几个杀害了。”

什么？首先，她是从哪里来的？她父亲在哪里？

“因为我看到他了，凶手。你听见了吗？”

我抬抬食指。这些都是真的吗？不，荒诞可笑。她大概

看得太多了！

“从此以后，我一直担惊受怕，在学校，我学习不好，他们认为是雷诺的死造成的。雷诺是我哥哥，你明白吗？”

我举起食指。这个孩子的想象力完全是病态的。

“雷诺出事那一天，我看到他了。在花园深处的小棚里。你知道，就是那种给孩子们使用的，用布做的小棚屋，上面画有几个小窗户。雷诺，他就在那里面……”

“维吉尼！”一个热情、深沉的男声说，“我找你已经有一刻钟了。我告诉你呆在报亭旁边。小姐，她没有打扰您吧？噢，很抱歉……”

所有发现了我的状况的人总是说抱歉。

“给夫人说再见，维吉尼。”

“再见，夫人，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来采购。”

“维吉尼，够了！请原谅……”

听声音他很年轻，发音很清晰。我想象他是个大高个，短头发，穿牛仔裤和鳄鱼牌套头衫。

“出什么事了？”

这是伊维特。

“不，不，只是维吉尼跑来同夫人说话，希望没有打扰她。”

在所有打搅我的事情当中，这件事的确不足挂齿。伊维特和谁在交头接耳，她大概向他叙说：“在一次可怕的故事后……她残废了，丧失了视力，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多可怕呀！……她那么年轻，未婚夫命归黄泉，好可怜呀，没有希望了。医生们都持悲观态度，多么不公正的生活……”

维吉尼悄声在我耳边说：

“如果你星期六还来，我再接着给你讲。”

“好了，我们走了！说再见！”

我想象得出，她父亲拉着她的手，急于离开。

伊维特把装满东西的塑料袋放在我的膝盖上、挂在轮椅的扶手上后便上路了。她边走边和我谈话，平时她推我散步总是这样做。她已经养成习惯了。她对雷波说，依她所见，我能听懂她的话。的确如此。雷波反驳她说，不要想入非非，他要玩帆板去了！我的病情并不使他真感兴趣，太令人沮丧了。唯一对此感兴趣的是神经心理科医生康布雷教授，他是脑外科专家。3个月后他将再来看我。我有时梦见他决定给我作手术，为我作出最后的努力。但是怎样才能说服他呢？伊维特滔滔不绝地说：

“您看，他们又提高了鲷鱼的价格。如果想继续吃新鲜鱼，就得当个百万富翁。我知道您对此不屑一顾，可是毕竟有这么回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伊维特总是对我以“您”相称，对我的父母亲讲话总是用尊称，而把我叫作艾丽丝小姐。这似乎有点复古的味道。她正在谈论维吉尼：

“她是一个顶漂亮的小姑娘，是的。他父亲同样，是个给人好感的小伙子。都是好人，看得出来。小姑娘衣着整洁，彬彬有礼。他也很优雅，浅绿色翻领运动衫，干净的的牛仔裤，也够摩登的，是吧？真不幸，您没有更多一些客人。我知道，您肯定对此不感兴趣，但毕竟如此。一个人这么孤独地呆着……啊，可以这么说，您的朋友撤下您不管了。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给您说过，现今的人们，只有在您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喜欢您。”

说到我的朋友……我从没有多少朋友，我的朋友屈指可

数。而且，似乎是出于有意的安排，他们都不在这里。弗兰克和朱利叶在巴黎；茜利尔刚刚调到格列诺贝尔附近；伊莎贝尔和鲁克住在尼斯，离我叔叔家不远。自从我遇到贝诺瓦后，就几乎见不到任何朋友。大多数时间，和我们一块外出时结识的极个别的熟人都住在巴黎。起先，他们还打电话来。事故发生后，贝诺瓦死了，我残废了……接着，电话便稀疏了。我理解他们，我可能有些使他們不愉快，他们更乐意把我遗忘。

“我是不是又忘了买阿加西玻璃清洗剂？”伊维特突然问道。

她不厌其烦地念叨起她买的东西。我不再听她说。我要思考小姑娘维吉尼给我讲的故事。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小维克多，烟草商店老板的儿子，他一时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他在水渠边被窒息致死，至少已经有5年了……还有另外一位，有复合名字的那位，对了，我记起他的名字来了，我和贝诺瓦还为这个名字争论过。我想他也是被掐死的。宪兵队怀疑是他的叔叔干的，但查无结果。然而，这类事情不断发生……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又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还有这个小米谢尔，不是最近发生的事吗？昨天晚上，我不是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他的名字了吗？今天晚上，我得再听听电视新闻。但伊维特必须把我留在客厅里。有的时候，她把我推回我的卧室，像一堆脏衣服那样把我放在那里，直到晚饭时间。我装着休息一会儿，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她为我打开收音机或放一段音乐。她漫无目的地在我的CD盘中寻找，删除她认为不合适的，净给我放一些古典音乐或风笛圆舞曲。“莉洁塔，爪哇美丽的鲜花”这首曲子我足足听了两

百遍，我经常梦想勒死这个莉洁塔，把她打成面粉！

伊维特把买回来的东西归放整齐，把我留在客厅的阳光里。天开始热起来，伊维特把窗户打开，我感觉到春风拂面，花香扑鼻。我不能区分花的香味，但我从花香中领略到呼吸到春天的气息。我贪婪地沉浸在阳光之中。

有人按门铃，是按摩师。接着是实实在在的上刑场面。

我真走运。卡特琳娜正在我伸展的四肢上忙活着，卡特琳娜是我的按摩医生。突然，她对在厨房里忙碌的伊维特喊道：

“您听到没有？他们已经找到了被掐死的小男孩。”

“什么？”伊维特关掉龙头问。

“维里耶尔的小米谢尔·马斯奈。他母亲因为颈椎病来过我的诊所，她去年险些因此丧了命。他们刚刚在树林里找到他，他是被勒死的。”

伊维特的声音更近了一些。我想象她正在印花棉布围裙上擦手。她愤懑地说：

“什么世道！他几岁了？”

“8岁，是个漂亮的男孩，长一头金色卷发。我刚才在3点钟的新闻中听到的。他的尸体被一个钓鱼者发现，他踩着12点的钟声回到车边。小孩死亡发生至少已经24个小时了。您能想象到这家伙受到的刺激吗？而我呢，假如我有孩子，就绝不会让他到外边去玩。您发现没有，这是近5年来发生的第四起案件。”

“第四起？”

“是的！起初，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案件联系起来，现在……”

“他们找到了线索？发现了形迹？”酷爱侦探文学的伊维特打断了她的话。

听到她的话，卡特琳娜可能向我努努嘴：

“您以为呢！他们像在沙地里蹬车，和她一样，瞧。”她捏着我的小腿补充说。

伊维特大概显露出不满的神气，因为卡特琳娜立即改口说：

“总而言之，她的病情大有好转。真了不起！”

伊维特也不甘寂寞：

“可是，告诉我，米谢尔·马斯奈，不就是那个在文化中心弹钢琴的漂亮的小男孩吗？”

“是的，正是他。他彬彬有礼，与他的年龄相比，非常早熟……”

她们又谈论了一会儿这个话题，我没有漏掉一字一句。米谢尔·马斯奈，8岁，在夏米尔上小学二年级，这是所在新市区新建的小学。他父亲是汽车驾驶学校的教练，母亲是秘书。他是个好学生，家庭和睦。“肯定是个施虐狂犯下的罪行。”伊维特概括说。

现在，我躺在床上。伊维特关掉电视机。大概11点了。大约凌晨3点时，她来转一圈，看看我是否需要喝水、解手、是冷是暖……

伊维特是个圣女。我至少希望我的监护人给她付薪水时慷慨一些。我叔叔是我的监护人。我叔叔叫费尔南，是我已故父亲的弟弟。他在尼斯附近开办了一家砖石工程公司，是人们所说的正派人。

可是这并非今天谈话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这个杀人